

高跷的一天也没间断过，小学也开学了，百姓们都沉浸在幸福中。我们解放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那咱俩还不得建个新国家？收音机里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声音在北京最早于1368年9月12日称北平，后于1427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民国时于1928年6月20日又改称北平市。日伪政府于1937年11月未得到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延续。到1949年9月27日将中国首都定在北平后，才又将北平改名为北京。1949年9月26日这段时间，称北平为北平是准确的。这不仅是对北平的颂歌，本书真实再现了北平解放前后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北京人真实的生活状态。面对战争无论是泱泱大国还是升平小国。

刘志峰  
著

# 北平记忆

为共和国60华诞献礼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钓鱼日本投降之后 .....     | 1   |
| 第二章 风雪夜老姨投亲 .....      | 11  |
| 第三章 扎在死亡线上 .....       | 14  |
| 第四章 入狱奇冤 .....         | 32  |
| 第五章 诱骗计 .....          | 45  |
| 第六章 特派员大会扇风 .....      | 51  |
| 第七章 圈套 .....           | 63  |
| 第八章 延安黄粱梦 .....        | 84  |
| 第九章 对簿公堂 .....         | 105 |
| 第十章 放长线钓大鱼 .....       | 119 |
| 第十一章 密电码疑案 .....       | 132 |
| 第十二章 积案 .....          | 136 |
| 第十三章 考验 .....          | 142 |
| 第十四章 狼心（伸向孩子的魔爪） ..... | 186 |
| 第十五章 西便门的怒火 .....      | 209 |
| 第十六章 缝隙 .....          | 223 |
| 第十七章 绑架 .....          | 228 |
| 第十八章 黎明 .....          | 247 |

## 第一章 钓鱼日本投降之后

北平城里出奇的平静，这倒让人想不通了，国民党不是要打内战吗？要打就快点打，老百姓就希望早点过和平日子。可为什么还不见动静，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天晚上大哥推车进了家门，他放下自行车，进屋将两手一背说：“妈，我手里有好吃的，您猜是什么？”

“我猜是糖。”我第一个说。

“不对。”

“是苹果。”

“也不对。”大哥把手里的东西亮出来说：“瞧，是这个。”

“啊！鱼！还是活的，哪来的？”母亲兴奋地喊了出来，我和三哥也跑了过去。

“钓的。这两年咱们的生活够苦的了，吃没的吃喝没的喝，我就想找个地方钓两条鱼给您打打牙祭。快去拿个脸盆来。”大哥说。二哥忙舀了半盆水端了过来，把鱼往水里一放，鱼居然都是活的，那鱼虽然小了点，可遇到了水欢蹦乱跳的却是那样的可爱，喜得一家人都围着脸盆看个没够。

“这兵荒马乱的哪儿还有钓鱼的地方？”母亲问。

“要说这事我也是才知道没几天，上个礼拜那天吃晌午饭，胡学增忽然从他的饭盒里给我拣了一条小鱼，我一吃，嘿，还真香。当时我就问他这鱼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在河沿钓的，地点就是在三庙东边的桥下边。他说现在小日本一投降，伪军不管咱们，国民党也不管咱们，所以这些天他天天都在那座桥底下钓鱼。他说他一晚上能钓一兜呢。当时他问我敢不敢去？要是敢今天晚上就带我去。这样，我就跟他去了几趟，昨天我又跟他去了一趟，一看的确什么事都没有，人家一点都不管。在桥底下我还听跟我们一起钓鱼的说，他们几乎天天都在那儿钓鱼，那儿从来就没人管过。尤其在最近，那个桥底下国军和伪军连个人影都没有。即使有人出来也不管我们，而且要是我们跟他

们碰了面他们还对我们微笑呢，跟过去一点不一样。您说说，这也许就是日本投降的好处，从现在起他们再也不敢拿咱们老百姓不当人了。

不过有一样我弄不明白，他们在三庙北边的河上修了一座桥，这桥很特别。整座桥是用木头做的，桥的下边是个大圆盘，在圆盘上修了两排墙板，两排墙板中间的空间差不多有一米左右，两个人并排走完全可以过去。这桥的下边还安了两个轱辘，这轱辘每天早晚都摇一回，他们早晨一摇，不一会儿两排墙板就分开成了一座木桥，到晚上再一转墙板就会起来了，谁也过不去了。不过倒也没关系，这墙也不是太高，我们哥俩往上一窜就能翻过去。可我就是不明白，他们弄这么一座桥是为的什么，所以我每次过来过去都加着十个小心。

我们都有暗号，万一他们从碉堡里出来人，我们的人一听口哨就全散了，这样他们根本抓不着我们。还有，我每次钓鱼都是先把车放在胡学增家，然后翻过墙从五条走。回来的时候再从五条跳墙回来，这样他们就抓不着我了。我跟您说吧，我们还认识了五条的一个老头呢。这话您千万别跟外人说去，听说那个老头姓李，原是便门外的人，自从日本鬼子一来他的一家都死了，就剩了这个孤老头，后来他的亲戚就给他接城里住了。您不知道，他是游击队的联络员，我们每一次从他家墙上过的时候他老人家都出来送我们，还给我们留着门，真的那老头对我们可和气了。”

“别老站着说，我拾掇鱼，你快吃饭吧。”姐姐说。

“唉，我看明天是礼拜天，明天我带着弟弟们去玩一趟，钓回鱼玩玩，这年月连个门都出不去，把他们都憋坏了，钓一回鱼也消遣消遣。怎么，你们去不去？”

“去，我去。”二哥和三哥同声说。

“大哥，我也去。”我说。

“你去干嘛，你没听见有危险吗？”母亲说。

“没关系，让他去吧，明天我背着他，有我在保证出不了事，您就放心吧。”大哥这样一说，母亲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哥四个爬起来，吃完早饭拿起鱼杆就往外走。虽然这时候天有些凉，可我们的心早飞到桥的下边了，哪顾得那点凉意。

刚走到三庙，就看见从两边出来两个伪军：“站住，干什么的？”

“我们是钓鱼的。”大哥说。

“噢，钓鱼可以，走吧。”伪军说。大哥一听这话里有话，忙问：“老总，您今天怎么在这儿设了卡子？是不是今天有事？”

“你钓你的鱼，别的你甭管，这不管你的事。”

“要那样我们今天不去了。”大哥说。

“不行，现在戒严了，你们回不去了。今天谁再说不去我立马就把他抓起来。你们今天既然来了那就是钓也得钓，不钓也得钓。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回去也得给抓起来，还不如踏踏实实钓你们的鱼，你们要是在桥下钓鱼倒没人搭理你们。等我们这儿戒严散了，你们再回家也不晚嘛。”没办法四个人只得继续往前走。

“坏了，想不到今天会出事。我看他们好像是朝咱们来的。”大哥说。

“是啊？我心里也直犯嘀咕。”二哥说。

“走吧，咱们小心点，到时候你们听我的，我一说走咱们就走，我敢保证出不了错。”说着话四人便来到三庙北边的一座小桥前边。只见在河面上有一个木头作的大圆盘，圆盘的上边有两排木头墙，搭在南北两岸形成了一座小桥，宽度差不多有一米左右，两个人并排能够走过去。在小桥的两头各站着一个伪军，好像怕谁把桥偷走似的死看着这座桥。在我们上桥的时候，他还朝大哥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大哥悄悄说：“你们看见这座桥了吗？我到现在就是弄不明白，他们费了这么大功夫建这么一座桥到底是为了什么？你瞧那下边有两个轱辘，那轱辘一摇这桥就转过去了，这桥就通不过去了，我想这会不会是故意为咱们造的？”

“咱们是老百姓，朝咱们来有什么用？我看没准是为游击队修的。不过，咱们去了也得给捎上。不管怎么说我看是来者不善，咱们还真得小心点。”二哥说。

“那这么着，我再去试试，看看他还怎么说。他要是涮咱们，咱们就给他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把情况摸清楚，然后报告给游击队，让他们这座桥白修。”大哥说罢走到小桥前说：“老总，您瞧，我忘带鱼食了。这样吧，今天我们不去了，明个我带了鱼食再来。”

“不成，来了就走还不够我费功夫的。我告诉你说这是上边的命令，来这儿的人来了就不能回去，得了，听我的话没带鱼食你凑合跟别人借点，再说地下有蚯蚓，你挖两条不是照样钓鱼嘛。得了，去钓你们的鱼吧！”伪军把嘴一撇似乎很得意。

“啊？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戒严哪，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变了。”大哥说。

“足啊，你们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戒严，可你们走到这儿的功夫就不能戒严吗？不信你就回去试试瞧戒严没有？不过一样，你回去让我们抓住可别怨我啊。得了，依我看你们还不如在这儿呆着踏实呢。”听伪军这么一说，大哥听了心里凉了半截，回来跟二哥说：“看来咱们真是回不去了？这样，只要你们听我的，即使出了事我也保证咱们能回家。你们都听着，一会儿只要听见谁吹口哨，你们就背着老四朝桥根跑，我收了鱼杆就追你们，咱们翻到木板中间再说。”

“那咱们翻得过去吗？”

“翻得过去，头几天我试过。你看着这墙挺高，其实跟咱们家的墙头差不多，咱们俩翻过去都没问题。咱们过去之后把他们一接就都过去了。走吧，你看那边大桥下边就是钓鱼的地方，你看那是碉堡，现在那里边没人出来。你看这边和那边的都是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就在这儿一边钓鱼一边接头。那个桥墩下边就是我钓鱼的地方。你们放心，咱们四个人有八只眼睛，只要咱们都注意着，碉堡里一出来人咱们就跑，我保证没事。”

不一会儿，我们兄弟四人来到了桥墩下边。大哥先找到一个小伙伴悄悄地说了说这事，那个小伙伴听了之后和大哥商量了一下就先走了。随后大哥拉出了鱼杆，放好鱼食，将鱼钩甩进河里。这时静静的河水中现出一串串涟漪，一群小鱼游了过来，争着吃那鱼食，以致那鱼漂一上一下地浮动着，不一会儿，鱼漂不动了，大哥又将钩拉了上来，放上鱼饵之后又放了下去。忽然鱼漂沉了下去。大哥忙把鱼杆往起一甩，那小鱼使劲挣扎着被甩了上来，在地上不停地蹦。三哥忙过去将小鱼按住，把鱼钩摘了，将鱼放进了网兜里。大哥把鱼食放好，将鱼钩又甩进河里。鱼还没钓上几条，就听到几声刺耳的口哨声。有人喊：“不好了，碉堡里出来人了。快跑！”

“你们快跑！别管我，我收了鱼杆就走。”大哥一声喊，二哥和三哥背起我就跑，不一会儿大哥也跟了上来。

“你先跳进墙里边接他们，快！”大哥一喊二哥忙窜了进去。

“那，我够不着。”三哥说。

“没关系我在这儿托你一把，里边有你二哥接着，不用怕。”大哥说罢将我和三哥依次送进去，这才翻进墙里不一会儿，就听外边一阵大乱，有喊的有骂的，嘈杂的脚步声中还夹杂着狗叫声和枪声，那木墙板上也时而出现被机枪击中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听见一些人在木墙板前边停下来不跑了。这时只听有人说：“怎么着，你们不跑了，跑不动了吧？想从我手里跑出去，没门。就你们这些东西，日本人杀你们，我也照样杀。”

“啊，那不是跟日本没投降一样吗？”

“这话说对了。我告诉你，过去，老子就是伪军，我吃皇军，喝皇军，我抓的就是你们这些猴崽子。现在我军装一换当国军了，我照样抓你们。我不管日本投降不投降，也不管你们在哪儿，只要天下有你们在，我就是你们的死对头，你们跑到哪儿我就杀到哪儿，直到把你们杀光为止。我看，直到现在你们还蒙在鼓里。算了，我就跟你们说明了，也省得你们死了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你们看看我的兵，这些人过去就是伪军，有的还是铁杆汉奸，今天他们都是我的人。”

你再看看这座桥，这座桥有个名叫‘金钩钓鱼’桥，这是专门为你们设计的，为了这座桥我没少费心思。这座桥有一个特殊功能，我让人过的时候它就是桥，我把它转过来，你们就一个人都过不去，这就是这座桥的妙处，所以它叫‘金钩钓鱼’桥。知道了吧。你们钓鱼，我也是钓鱼。可我钓鱼跟你们钓鱼不同，钓法不同，用的鱼食和家什也不同。你们钓的是河里的小鱼，我钓的是你们；你们用鱼钩，喂鱼食，我用的是这座桥，喂的是小鱼。现在明白了吧。我再多说几句，过去我一直没理你们，你们要钓鱼，就让你们钓去，你们在这儿搞联络我只当没看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着你们。我想，这线放得越长，钓的鱼就越多。哪想到，你们倒听话，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今天老子的鱼食用得差不多了，我也该收摊了，所以今天一早我们就戒了严。我再跟你们说一句，现在戒严的事外边全知道了，只有你们这些人还不知道。现在你们跑到哪儿也是死路，明白了吧？这就是钓鱼的好处。

这样吧，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索性把秘密都告诉你们，也让你们死得甘心。你们听好了，你们看看那边，那北边是他们伪军的驻地，南边是我们国军的防区，我们是黄河为界，但不是两国交兵。你们大概没忘老头子有一招叫“曲线救国”吧，我们不管谁打日本谁不打日本，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来来往往，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好兄弟，唯独你们共产党是外人。我们商量好了，我们盯住我们这一面，他们盯住他们的那一面，我们还互通情报，有事的时候他们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可以到他们那儿去，到必要的时候我们一齐动手抓你们，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都听见了吧？在这儿我还不怕你们传出去，我敢说要是失了密我的脑袋都得被砍下来。这不是逗你们玩，不过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儿，我料定你们也没能耐把我的话传出去，所以我才敢这样说，要不，打死我也不敢说这大话。不信你们就试试，谁要是能把今天的事传出去，老子情愿把这颗脑袋输给你。说什么死了之后托个梦，那是根本没有的事。人都死了还有什么灵性，你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做鬼吧。你们以为赶走了日本，天下就是你们的，你们想怎么反就怎么反？你们做梦吧。日本鬼子走了，你们也玩完了，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后悔了吧？你们早想想这座桥为什么会转？多动动脑子不就没这事了。算了，我懒得跟你们费吐沫星子，你们就挨枪吧。弟兄们，各就位……”

“慢！我问你，你说是抓共产党，那你说谁是？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都是？是谁搞联络来的？你拿得出证据来我情愿死在你的手里，你要是拿不出证据你就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我死了也不服你。”有人喊到。

“还用我拿证据吗？我没有证据，你们的脸上也没刻着字。可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凑到一起绝对没好事，过去我们说过‘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聚众，莫谈国事’，你们偏要凑到一起，这就是违犯军令，这本身就是证据。”

“那是日本鬼子立的规矩。”

“什么？是日本人立的规矩？你回去问问你妈，问问到底是谁立的规矩，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敢跟我较理。得了，我没功夫理你，你上阎王爷那儿问吧。行刑队注意了，各就位，放！”罪恶的枪声响了，怒骂声也立即终止了。

“好了，现在你们分头搜索，几里岔儿都给我搜到了，见一个给我打死一个，一定要保证一个活口不留，听见了吗？”

“听见了。”

“好，那就执行吧。”说完话，就听见人群散开了，枪声稀稀拉拉地又响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再听不见声音了。

“看来这时候再不走再搜就搜到这儿了那咱们就麻烦了，快走。”大哥说罢，让二哥先窜过木板墙，然后又一个个将我和三哥送出来，他还是最后一个跳了出来。出来之后四人忙从三庙跑了出来直奔了营房。到东头条看见一个卖菜的。大哥忙问：“这白菜多钱一斤？”

“三毛。”

“嗨，倒不贵，给我来三颗。别称了，你说多钱吧。”

“您给五块吧。”

“好，五块就五块。你快收摊吧，黑狗子一会儿就来。”

“哎，是了，谢谢。”小贩听这一说忙收了摊。这时大哥背起我就走，二哥和三哥抱着白菜都进了小胡同，从营房胡同的南边悄悄地走过去。刚走到五条胡同口，只听得一声“不许动，把东西给我放下！”只吓得四人怔了一下。这时才看见有两个孩子在大坑里跑，几个伪军在后边追，说话间已经追上去将孩子们按住，口里还不住地喊：“好小子，我们憋了一宿你们到底是出来了，今天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你小子过去在这儿偷我就没理你，我告诉你，你偷老玉米给八路吃我早就知道，可那时候我是没功夫理你。你以为我们管不了你了，你就放大胆了是吧，我跟你说老子今天就得管管你，背着口袋给我走！”

“今天怎么这么多事啊，快走！”大哥轻说了一声，四人忙钻进了胡同里。来到李大爷门前一推，大门门竟从里面插上了，大哥轻声喊：“李大爷！李大爷！”

“谁呀？”来开门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只见他头上戴着破毡帽，身上却穿着一件新棉袄。

老头一边开门一边说：“唉呀你们这是上哪去了？你们前脚走后脚这儿就戒严了，我还以为你们回不来了呢。”看我们进来了，他又忙得将门关上了。

“我们早晨出去的时候还没戒严呢，可谁想到这么一会儿就变了呢。”

“算了，算了，你没看见外边有眼睛？”

“啊！有眼睛？”

“唉呀，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被盯上了。”

“啊！不会吧？”

“不会？你没看见我摆在墙头上的麦秸换了位置？”

“呦，我忘了看了。”

“唉呀，这事能忘嘛。我跟你说吧，今天早晨一戒严，我就知道是针对你们来的。得了，你们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那不成，那我们就连累您丫。”大哥说。

“唉呀，这不是连累不连累的事。过去没事的时候他们还找我的碴呢，这一回我是躲不过了。看来今天我不死也得扒层皮，闹不好这条老命都得搭上。不过我死了也好，人早死晚死反正也得死，我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我这样死倒省得拖累人家。我跟你说吧，我本来也有个家，我家就在西便门外，我也有好几个儿子，可是日本鬼子一来就把他们都杀了，没想到我这个老不死的倒还活着，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到今天连个给我送终的人都没有了。唉！我就直说吧，我想你要是能替我送了终，每年给我烧上两张纸，我死丫也心甘情愿。”

“您别说这话，要那样我自首去，今天我死也不能让您死。”大哥说。

“还说傻话呢，你以为你死了我就没事了？我跟你说实话，这件事绝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死了，我照样还得死。而且你们哥四个一个也别想活，你爸爸你妈也得受连累，你的亲戚也得捎着。另外，要是你被他们抓住了，那就叫人赃并获，我死得还更结实，我想申辩都申辩不了你懂吗？而且我现在就一个人，在这儿又没亲戚又没朋友的，我死了谁都不连累，我一条命能换你们四条命我值，所以说我一点都不后悔。得了，你赶紧走吧！你们走得越快越好。”

“不，我不能让您替我们死！”大哥一下跪了下去。

“傻孩子，你就别说傻话了，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早晚都会这样。算了，你们快走吧。”

“大爷，您放心，您要是真死了我一定给您送终。那，那您把白菜留下一棵。”

“傻呀！你们进了门就够我受的了，你再留下白菜，要是被他们看见，我想活都活不成了，快走吧！”李大爷说。

“行，我走。这样吧，大爷，我们给您磕个头再走，行吧？”

“行行，这个我接着。”我们哥四个磕完头，二哥和三哥先翻墙过去，大哥又将我和白菜递了过去，他这才跳过来。然后，再翻过四家的院墙，才回到家里。大哥一进门便跪在母亲的面前，抱住母亲的双腿哭了起来，他哭着说：“妈，出大事了！”

“怎么了？别急，有什么事你慢慢说。”母亲和姐姐忙把他扶起来，大哥把从早晨开始到回家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座桥要是不拆，他们还得用它害人。要那样咱们的损失还得大。这样，你赶紧给游击队报信，让他们别往那儿派人了。”

“那我马上去。”

“我也知道游击队在哪儿，还是我去呢。这会儿伪军正在捉他呢，若是他被认出来咱们的命就都别想要了。李大爷救的是咱们，咱们都死了李大爷的命不是白扔了。再说了，这件事的关键是这座桥……”姐姐的话就没说完。这听来路方向一阵大乱。有人粗暴地喊：“你说，是不是你把他们放走的？他们上哪儿去了？”

“不是我放的，我根本就没看见他们进来，不信你问问，他们是不是来过？真的。”

“你少费话！你以为我是傻子，我跟你讲，这儿我早就派人盯着了，前几天你的街门老是虚掩着，有几个小子天天在你这儿出出进进，你说是不是？跟我玩猫腻，我告诉你，你跟别人玩行，跟我玩你没门！我问你，刚才是不是从你这儿进去了四个小子，其中还有一个是背着的是不是？说！你把他们藏在哪儿了？你要是不说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我真没看见那四个人啊。刚才我正在屋里睡觉，就听外边乱喊，我也没理会。就这时候你们就进来了，您说叫我说什么？”

“什么？没来过？那你墙头上的脚印是哪儿来的？说！”

“脚印？我不知道，前些日我们这儿净闹贼，也许是那些贼留下的。”

“呸！你个老不死的，我叫你油嘴滑舌！我叫你不说实话！我打死你！”这时候只听得那边打了起来，老人开始还喊得使劲，后来便不吭声了。街坊们一起苦劝，伪军们才气哼哼地走了。

五条时而大时而小地传出了一阵阵哭声和鼓乐声，下午鼓乐声与哭声更是大震。母亲哀伤地说：“你们听，这是你李大爷该出殡了，

现在你大哥和你二哥都在五条为你李大爷送终。你们俩听着，李大爷是你们的救命恩人，他是为救你们才死的，这你们得记一辈子，今后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在哪儿，你们都不能忘了他老人家，不能作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事，记住了吗？你们都跪下，朝东给李大爷磕四个头。”

“是，我们记住了。”

李大爷在城里无儿无女，他的丧事是邻里们给代办的。办完丧事大哥回来后只是哭，后来在家人和邻里的劝慰下才睡觉。到第二天早晨他带着红肿的眼睛上班后，母亲才发现他的枕头都湿透了。后来因为游击队知道这座桥是钓鱼桥，就不再去桥下接头了，从此那座桥再没人走过。因为这座桥只用了一次，所以最后伪军们只好拆了。

## 第二章 风雪夜老姨投亲

日本投降之后营房真的兴旺了一阵，第一件事是营房中心的水井被定兴的人垒上井台，台上盖了棚子，里边修了水池，还安了一把辘轳，井台前边用自行车带做成皮管，就成了最原始的自来水，营房百姓从此告别了打水的生活。第二件事是增加了一些商户，有名的有“厚记”“小店房”“义勇兴”等杂货铺。西北四条的花生店，西南四条的粉房，宽街的豆腐房，西南头条的煤厂，还有一些卖菜的，卖酱牛肉的，卖水萝卜的，一大早就在外边叫卖。哪知道兴旺没几天就败了，最后只剩下“小个儿”和“菜梆子”二人凑合坚持着，百姓的日子过得比日本人在的时候还苦。

后半夜雪下了有半尺厚。就在人们熟睡的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黑更半夜的，谁敲门干什么？”母亲小声说。

“甭管他，睡咱们的觉。”姐姐说。

“你听，敲得还挺紧，去瞧瞧是谁。”母亲正说着，大哥已经开了门将老姨接了进来。

“呦，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还出来？快烤烤火，他呢？”母亲忙将老姨往屋里让。

“咳！别提了。有吃的吗？我快饿死了。”老姨摆了摆手，用沙哑的嗓子说。姐姐忙拿来一个窝头和一碟咸菜，又打开火烧了一壶水。“老姨您先吃，我给您弄点热乎的。”老姨刚吃了两口，就噎得喘不过气来问：“有凉水吗？”

“有，就在缸里。”母亲说。老姨舀了半瓢凉水喝了一通，这才坐下来问：“这回饿不死了。”

“你怎么饿成这样？”母亲吃惊地问。

“我怎么说呢，穷的。家里能卖的全卖了，再卖就该卖房子了。”

姐姐端过刚热过的窝头片和一碗面汤说：“您趁热吃吧，要不该凉了，您吃完再说。”老姨答应一声便吃了起来。吃过之后才说：“唉，这一顿把三天的吃的都吃了。跟你说吧，几个月来我们俩就没吃过一顿正经饭。这几个月我们今儿要来点就吃点，明儿要不来就饿一顿，哪天也没吃饱过。最近这些天就更甭提了，要饭都没处要去了。这日子口人家自己还不够吃呢，谁还有多余的给我们。就这样我们俩就干饿着，算来到今天我们俩整整饿了三天了。刚才我跟他说咱们要是这样饿死还不如舍个脸找三姐去。你妹夫说那多寒碜，我就是饿死也不能上亲戚家要饭去。我说那寒碜什么，咱们又不是外人，咱们是正经的亲戚，我们从小吃的一锅饭，这时候你吃他们一口还能把你赶出来？去吧，总比饿死强。我都这样说了，可他说死了也不来，没办法我只好人出来了。”

“咳，我老姨夫也是，吃就吃呗，又不是外人。”姐姐和哥哥们说。

“你就应该把他拉来。”母亲说。

“我拉了，可他死活就是不来，他就是嫌寒碜。”

“真是的，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说什么寒碜不寒碜的。对了，您家不是有生意做吗？有生意不能挣点钱吗？”大哥说。

“是啊，过去还能凑和，这会儿不行了。那会儿日本鬼子在咱们这儿天天都杀人，那时候我们糊点纸活挣点死人钱还能凑和活着。这会儿死的人少了烧纸的人也少了，这个活就挣不来钱了。不但不挣钱，国民党还天天要钱，今个要捐明个要税，这个税那个税没完没了，数

都数不清。你说我们都挣不来钱丫，家里的我全交了税都不够，你说我们还交什么交？可他们不管这些，你挣不来钱照样收你的税，你不交就说你是抗税。要抓人不算还得把你的房门给封了。我们一看，就是这买卖闹的，要这样干脆不用你们封，我们自己封了算了。就这样买卖不做了。可不做买卖也得吃饭呐，如今我们连个挣钱的地方也没有了。怎么办呢，如今我们只好干饿着，到今天我们都饿了四天了。

今天晚上我一跺脚就上你们这儿来了，来的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念叨：不能睡觉，要是一睡就睡过去了，闹不好不饿死也得落个冻死，我得走，为了你老姨夫我得活下去。可我刚走剑宣武门就一个劲地发困，有时候站着站着就迷糊过去了，后来一睁眼我才知道是睡着了。就这样我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楚，就一步一步迷迷糊糊挨到了你们家。唉，这会儿我吃饱了，可困劲还是那样。”老姨说。

“那您就在这儿睡会儿，睡醒了再走。”姐姐说。

“不行啊，你老姨夫还在家里，还不知他是死是活呐。这样吧，我就睡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之后你们就叫我。今天我怎么也得回去。”

“行，您睡吧。我给您盖上点。”姐姐忙把被子拉过来。

“不用不用。我跑了一天了，身上脏兮兮的别把你们的被窝弄脏了，不用盖，我就这样睡没事。”

“盖上吧，别冻坏了。”姐姐和母亲将被子给老姨盖上，没过一会儿老姨儿便打起了呼噜。趁这时姐姐忙给老姨又做了一锅窝头，用布包了。

半个钟头过去母亲忙把老姨唤醒了。老姨一睁眼就问：“到时候了吗？我得走。”说着话一骨碌跳下地推门就要走。

“你忙什么？”母亲和姐姐都说。

“我能不忙吗？家里还有一个人呢，这会儿他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老姨说。

“那，您把这个给我老姨夫带上。这是刚蒸的。”姐姐说。

“咳，这叫什么事啊。”

“快拿着吧，这会儿我老姨夫正等着您呢，您有功夫再来。”姐姐边说边将老姨送出门去。一阵关门声和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过后夜又恢复了宁静。

### 第三章 扎在死亡线上

日本投降了，可国内战争又打了起来，为了家庭生活父亲这时候还得出差，从事野外工作。哪知道出了一件大事，这次家里的天真的塌下来了。以前父亲出差一到地点就立即写平安信以示安慰，之后隔一段时间再写一封。他这次出差快两个月了，可还没回来，只是把工资和信送回来丫，信中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简简单单几句话，其余的什么都没有。送信的说得倒轻松：“您放心吧，他的身体挺好的，就是工作太忙。”母亲本来就怕父亲出事，如今情况异常，就更担心了。

刺耳的警笛声天天都在响，外边也天天都传来抓人的新闻，门外那些要饭的人这些天几乎是天天不断，那大小胡同里几乎整天都有过往的人群。他们有的用车推着老人孩子，有的用担子挑着孩子，也有的拉一个抱着一个还背着一个，有的两口子一瘸一拐互相搀扶着。单人路过的是极少数，胡同里一天到晚都是“行行好吧，老爷太太！”的凄凉喊声。

姐姐每天都忙着一天的三顿饭和家里的琐碎事务。她为下班和放学的兄弟蒸了窝头晾凉了再放到抽屉里，等着我们回去吃。外边单身的乞丐喊得可怜时，姐姐也掰一块给他们吃，顺便打听一下父亲在外边的情况。

这一天门外的乞丐更多了，一天当中胡同里几乎没断了人。

“怪了，怎么今天要饭的这么多？是不是有事？你去看看，要是有人独自一人要饭的气丐，你给他掰块窝头，顺便问问他是这是怎么回事，再打听打听你爸爸的下落。”母亲说罢，姐姐就出去趴在门缝向外看。好长时间才等来一个单身老汉，趁人不注意忙给他掰了一块窝头，问：“大爷，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哪儿出事了？”

“咳，您就别提了。国民党把黄河给炸开了老大的一个口子，把我们那儿连房子带地全淹了，害得我们死的死逃的逃。机灵一点的命

大的捡了条活命，逃不出来的全死在里头了，什么都没了。您说这叫什么世道！老汉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着。

“那我问您，您看见一个老头儿了吗？他有四十多岁，手里提着一个工具袋和一个盛鱼网的袋子。”

“您是不知道，当时人多了去了，那时候谁顾谁呀，我们能活着出来就不赖了。我们就顾逃命了，谁还顾得问谁姓什么，拿什么东西。”

姐姐道了一声谢忙进来告诉母亲。正说话间营房到处吹起了哨子，有人喊到：“百姓们都听着，国军有令，外来人等一律到北边集合，不服从命令者一律军法从事。”这样一来，一会儿胡同里就恢复了要静。

又过了几天，父亲厂里送工资的人又来了，他手里还是拿着一封信。母亲问他：“他这会儿怎么样？”

“刘师傅挺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的病也好了，只是工作太忙一时间还回不来，您放心就是了。这是他给您写的信。”

“我不认识字，你拆吧。是不是还是那一句话：我很好，平安勿念哪？”母亲问。

“这，这……”来人无言答对。

“那好，既然您不说，他的薪水您拿回去，我不要那不明不白的钱，您请回吧，”

“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只好实话实说了。说实在的，我就等着您的这句话呢。您知道我是刘师傅的代理人，他跟厂家的关系是我给办的，可我是个办事员，我并没有实权啊。所以刘师傅出事的时候我都吓懵了，当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他的事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敢往上报，所以说前两个月的薪水全是我给垫的。可我垫一个月行，垫两个月也垫得起，可老这样我也受不了。您知道，我家里也是老老少少一大堆，他们也得吃饭，所以上回我就想把实情跟您说了。可我就是张不开嘴，真的您要是不说这话还是真难为死我了。那好吧，既然您说了这话我就借坡下驴了。”